

短篇小說

隱居

王淑義

一個大學快要畢業的學生，年青健康，家庭環境又好，是很值得人家羨慕的。在戀愛的遊戲中，他跟他的趙小姐鬧翻了，就撒嬌撒賴的要到鄉村裏去「隱居」，他的父母原是什麼事都依他的。在鄉村裏住了三天，這裏是他在鄉村裏的所見所聞，以及這三天的生活對他的影響。

(一)

蔡水發最近又特別忙碌起來。總是天還不亮，他就帶着兩個弟弟到田裡去。一直要忙到家家都亮燈的時候，才肩着鋤頭，嘴裡哼着小調，慢慢的踱回家去。

這天他正在田裡除雜草，他的兩個弟弟幫着他作。他們將雜草聚成很多堆，然後用火點着，燒成草灰，是菜田的肥料。那一堆一堆的雜草，着起火來的時候，因為潮濕，便冒出很濃很濃的白煙，一縷縷的飄昇到天上，隨着風時左時右的擺動着，極像我國古代報告戰訊的狼煙。

他們已經在田裡工作了四小時了，那八月的太陽，現在幾乎是垂直的曬在他們的頭上，肩背上。每當他們彎下腰去，汗水就會從額角上洒下來，洒在他們赤裡的腳背上。但他們仍努力的工作着，全然沒有疲倦的表示。

不遠處，忽然有人喊道：「蔡水發，你們還沒有忙完？」

蔡水發直起身，從大斗笠下看過去，看中周火土正向菜田的方向走來，就笑着回答道：「早哩！最少也得再過半個月，現在還沒有燒完呢！……你倒清閒啊！」

這時，周火土走得越發近了，黑臉上露出一排白牙齒，「我是自己放了假跑出來的，」他說，「我家來了客人了，我來借幾樣東西。」

「你要我陪你回家去拿嗎？」蔡水發問。

「淑英在家嗎？……我找她拿就可以了。」

「那你快點去罷！她等一等要送飯來的，你不快去就要撲空了。」蔡水發說。

周火土聽他這樣說，轉身就走。他才走了幾步，蔡水發在他身後喚住他，問道：「你家來的客人是誰啊？」

周火土扭轉過頭來說：「從臺北來的客人。……是裕豐米行老闆介紹來的。」

「你原來就認識他的嗎？」蔡水發繼續問道。

「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客人，」周火土因為急於去借東西，有些不耐煩的說。「是城裡人，從來沒有到鄉下來過的，所以裕豐的老闆拜託我要好好的招待他。……你沒有別的事了！我得去了。」

「是城裡來的客人？」蔡水發詫異的喃喃自語着。他看着周火土的背影越去越遠，就彎下腰來整理野草。

不久，他的妹妹淑英送飯來了，他便問她：「你看到周火土了嗎？他說他家來了客人，要借幾樣東西呢！」

「看到了啊，」淑英回答道，一邊用手摸着那齊到耳朵的短頭髮。「他到我家時候，我正提著飯盒要出來，我就喊老奶奶（阿媽）招呼他。」

老奶奶是他們的祖母。「他要借些甚麼東西？」蔡水發吃着飯，在飯盒裡抬起頭來問道。

「誰知道他要借甚麼！」淑英說，「他沒有告訴我，只說他家客人從臺北來，要借幾樣東西。後來老奶奶就出來了。」蔡水發的兩個弟弟，現在也捧着飯盒，很起勁的吃着午飯，眼珠骨溜溜地轉個不停，一會打量他們的哥哥，一會打量淑英。

「姐，周火土不會是來給你作媒的吧？」她的今年纔從國民學校畢業的小弟弟此刻忽然不甘寂寞的發出這樣一個問題來。淑英的本來因為走路而脹紅了的臉，脹得更紅了。

「鬼！」她狠狠的罵了一聲。

兩個弟弟都笑了，在飯盒後面交換着眼色。蔡水發也想笑，但是他忍住了仍舊一本正經的說：「不知道周火土要借甚麼東西？我就怕老奶奶會找不到，或者是拿不動，……」

他們吃過飯，淑英要回家的時候，又說：「大哥，周火土還說晚上要陪他的客人到我們家來玩呢！」

「你聽見了？」蔡水發問道。

「千真萬確，」淑英說。

「那我們倒要開開眼了，」蔡水發說，「我們要看周火土的客人是甚麼樣的。……不過，淑英，你回家去先幫老奶奶將家中打掃一下。」

「老奶奶恐怕已經在打掃了！」淑英說，「祖奶奶（阿祖）也來了，你知道嗎？」祖奶奶是他們的曾祖母。

「祖奶奶也來了！」蔡水發驚嘆道，「她跑來做甚麼啊？她都快八十歲了，這麼大熱天氣跑出來做甚麼啊？」

「我也不知道，」淑英一邊走一邊說，「大哥，你下午早點回來吧！你下午回來一看全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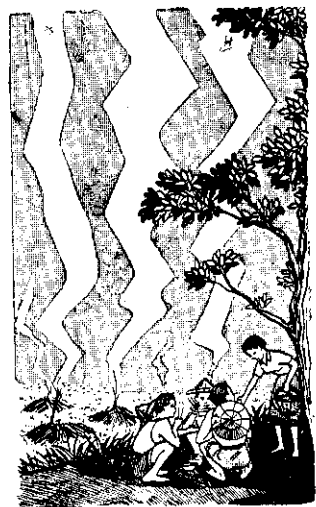
淑英走後，蔡水發坐在樹蔭下休息了片刻。他以為周火土借到東西後要從原路回去的，這樣，他便會看到他。那時，他將問他幾個問題，以證實淑英的話。但是，周火土始終沒有再出現，他休息過了，便從水溝裡牽出老水牛，幫他他一番工作。

他儘可能的加速的工作，因為他要較往日提早回家。這一天的工作完畢了的時候，他就帶領兩個弟弟向家中走去。雖然說是提早回家，其實也不算早了：太陽也已經要落山了他們走了一段路，隣

居蘇萬金迎面走來，驚喊道：「蔡水發，今天怎麼這樣早啊！」

蔡水發有一些尷尬，連忙說：「家裡有些事，等等有客人要來，所以要回去打掃！」他在蘇萬金面前總是不太自在的，因為蘇萬金是一個很喜歡傳播事非的人，僅僅是還不會被稱作「長舌男」罷了。

(未完，下期續)



姐周火土不會是來給你作媒的吧？